

第二版

同義詞詞林

● 上海辭書出版社



梅家驹 竺一鸣
高蕴琦 殷鸿翔 编

· 第二版 ·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同義詞詞林

(沪)新登字 110 号

封面题字 郭绍虞
责任编辑 鲍克怡
封面设计 何香生

同义词词林(第二版)

梅家驹 竹一鸣 编
高蕴琦 殷鸿翔

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0.25 插页 5 字数 874000

1996 年 5 月第 2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1000

ISBN 7-5326-0596-2/G·152

定价：22.70 元

郭绍虞先生序

请容许我先谈一谈题外文章——放肆地谈一谈。中国以前讲修辞问题的相当早，而讲文法（语法）问题的却相当少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原因？即使有些人谈到文法了，却又与作文法相混，那依旧结合到修辞问题，还是不能称为纯粹的文法学（语法学）。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如西洋人吗？我却没有这样的民族自卑感。我们的祖先在一无依傍的环境里能创造出全世界最早最古的文字、文学与其文化；而在鸦片战争之后，又觉得事事不如人。那时的洋务派，就是一些典型人物，思想新了，行动却有些反动了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应当好些了，但军阀弄权，都以洋人为后台。五四运动以后，新军阀又带来了人民的灾难。直到全国解放，人民抬头，方才打消了一些民族自卑感。所以我对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这两句话是这样理解的：不是要做一个埋头在故纸堆中的人物，而是必须认识现时代的真精神，才能使古为今用。同时，要看看国情，要顾到中国的民族性，要维护中国的固有文化，才能使洋为中用。必须这样看问题，认识问题，才能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。

在以前，有些成就的，倒在北方的几个学者，不声不响地各自创造了自己的一套体例。讲修辞的自唐钺的修辞格以来，都偏于辞格一边。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高下之分。但以辞格为中心，则都是一样的。只有杨遇夫的中国修辞学倒有一些中国气味，但一般人并不加以重视，这不能不说是多少带一些崇洋所致。古人不

是没有文法知识，古人所谓“辞例”实际上即是文法问题，不过不称为文法，所以可附在修辞之内，不必别立名目而已。为什么不必别立一目？有好几个原因：一、汉语是义符文字，没有语尾变化；二、汉语以名词为中心，与西语以动词为中心，二者重点不同。所以注意的方向也不会相同，这是关键性问题；三、汉语的词、语和句，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构造方法都是一致的，这是汉语的最大最明显的一个特征，是汉语的文法可以包赅在修辞范围内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对于外国的东西，“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引进一些外来知识，在现代学术研究上，还是有它的需要和作用的。只要分别主次，求其为中国和为今日而已。

于是，再谈修辞学的问题。中国古代从《易经·文言》提出“修辞立其诚”之语，那末，修辞方面应当有些突出的成就了。可是，茫茫千载，以修辞名书的只有王構的《修辞鉴衡》一种，此外如陈骙的《文则》，陈绎曾的《文说》等，其性质虽接近于修辞，但以“文”名书，那就多少和《文心雕龙》一样，只看作是学文之助，失掉了修辞学的独立性质了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？这不能不怪孔老夫子在开始提出修辞时就强调“立其诚”三字，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，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”，更把修辞与忠信连在一起解了。所以朱熹注的《周易本义》谓“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；修辞，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。虽有忠信之心，然非修辞立诚，则无以居之。”《文文山全集》所载《西涧书院释菜讲义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，讲得很透彻。这点一般修辞学书中都没有提到，特为介绍以作参考。

这也是中西人士对于修辞所持的不同态度。唐钺的《修辞格》是一本最早讲修辞的书，他分为：一、根于比较的修辞格；二、根于联想的修辞格；三、根于想象的修辞格；四、根于曲折的修辞格；五、根于复杂的修辞格。这就比较侧重在心理学上的理论，超过了

偏重伦理学的倾向，所以这本修辞学格就有它的独立性，不再把它附属于伦理学的范围之内了。这是一个进步，可惜一般人又走上了另一个偏向，就是只知道辞格，反而舍本逐末，忘掉了修辞本身的学术性与实用性了。

因此，我们对语法修辞这两种不同学科偏偏要讲一些结合之论。假使讲语法而不结合修辞，那末，语法不免太简单了；反之，如果讲修辞而不结合语法，那末回文、离合诸体不是不巧妙，但学了有什么用处！因此，这结合论，不是凭空摸索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。现在，我又感到语法修辞所以会结合的原因，还是在于造词的关系。古人看到造词、造语与造句的一致关系。所以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篇说“句之清英，字不妄也”。他所谓字，即现时人所谓词。造词和造语、造句之法都相一致，这就说明初学不必在文法上下工夫，只须在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这种读本入手，反而容易启蒙的原因。因此古入学文在于记住字和词的用法，这才是一个真正难关。西人学中文的往往觉得中国词汇之丰富为世界第一。这话说得对，可惜没有进一步说明它所以致此的原因。学中文的可以不必从文法入手，但是不能不从这些繁多的词汇入手，记牢一些常用的词汇。西洋人学中文有时闹出笑话，往往不在文法方面，而多在用词不当方面。

这样，我对梅家驹、竺一鸣、高蕴琦、殷鸿翔等四位同志所编的《同义词词林》所以特别赞赏，其原因也可以完全明白了。这一类词书，看似不讲文法和修辞，但把汉语的文法修辞两种学科，都包赅在内，经过这具体训练，比学语法修辞要好得多，因为就实用的意义讲，确实比空谈语法修辞之学者要实际。当然，我不会否认语法修辞之科的作用的，只是说有了此书可以使语法修辞二科获得更大的收获。这部《同义词词林》既是借鉴于国外，也是在继承古人文造句方法中创造的新成绩。清初诸帝要满人学习一些汉文

知识，于是在康熙字典外再编定两部规模较大的词书，一部是《佩文韵府》，以末一字的韵为主，分韵编纂，便于作诗者之用；又一部是《骈字类编》，以词的第一字为主，分类编纂，便于作文检查之用。这两部词书不仅有利于作文作诗之用，而且有利于满人学汉语之用。我认为这种方法虽笨，如果真要学到一些而能有成就的，恐怕借助于这种方法的要切实得多。

中国的词汇以语言的特殊化而促进了它的丰富，但是这丰富的词汇又反过来帮助人们自然学会文法修辞的知识，加强了学习文法修辞的灵活运用。

前人的词书尚且能起这些积极的作用，何况《同义词词林》是运用新的方法科学分类所编成的呢？

我祝贺此书在语法修辞上的新贡献！

郭绍虞

一九八二年七月

自序

编纂《同义词词林》的工作，我们在六十年代初就曾酝酿过，并收集了一些资料。以后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工作中断，资料散失。直至1975年，才又重新着手编纂。

我们编纂《同义词词林》的初衷是：由于在写作与翻译中往往发生词穷的情况，难以将意思表达恰当，因而感到迫切需要有一本从词义查词的工具书，以便从中挑选适当的词语。这本词书，就是希望提供较多的词语，对创作和翻译工作能有所帮助。

《同义词词林》(以下简称《词林》)主要选收现代汉语语词，也酌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与古语词。因为有些方言词正为普通话所吸收，有些古语词能增强现代汉语的表现力。至于专科词，除有同义现象者外，基本不收。

《词林》所收的词语除词外，还有部分词素、词组及成语、俗语等。这不仅是考虑到遣词造句的需要，而且是因为它们与词存在同义或近义现象，有可能按词义归类。如“者(读～；与会～)”与“人”同义；“如山(堆积～)”与“多”同义；“梁上君子”与“小偷”同义；“呜呼哀哉”与“死”同义。

《词林》一书收录词语近七万，全部按意义进行编排，所以它是一部类义词典。在建立词义分类体系的过程中，我们参考了英国的《洛氏分类词汇》，日本的《分类词汇表》，德国的《杜登词典》以及苏联亚历山大罗娃编的《俄语同义词典》等。根据汉语的特点和实用的原则，确定了《词林》的分类原则：以词义为主，兼顾词类，并充分注意题材的集中。全书把词语分为大、中、小类三级，共分12个

大类，94个中类，1428个小类，小类下再以同义原则划分词群，每一词群以一标题词立目，共3925个标题词。

十二大类是：一、人；二、物；三、时间与空间；四、抽象事物；五、特征；六、动作；七、心理活动；八、活动；九、现象与状态；十、关联；十一、助语；十二、敬语。

第一至第四大类多属名词，数词与量词列入第四大类。第五大类多属形容词。第六至第十大类多属动词，其中第十大类主要是表明相互关系的动词，含义比较抽象，有的学者称之为关系动词。第十一大类多属虚词。第十二大类是难以分至其他类别的客套语（大部分客套语已按其含义分别归入有关类别中）。代词根据所代替的不同对象，分别归入不同类别，如“我”“你”“他”“谁”指的是人，在第一大类；“这时”“哪里”指的是时间与空间，在第三大类；“这个”“那个”表明特征，在第五大类。大类和中类的排列遵照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原则，十二个大类的排列即从实词到虚词。第一至第四大类为从“人”、“物”到“抽象事物”，第六至第十大类为从具体的“动作”到抽象的“关系”。

小类中标题词的排列考虑词义的联系。词义关系密切的尽可能编排在同一或比邻的小类中，如“切、削、割”与“剪、刻、砍、刮”比邻排列。词义相反或相对的标题词也作此处理，如“胖子、瘦子”“笑、哭”等，这样可更便于读者查阅和使用。

《词林》以词的义项作为收词单位，多义词分别收入不同词群，这一点有别于释义性的语文词典。如“奶”，可以分为三个义项：一、乳房；二、乳汁的通称；三、用自己的乳汁喂孩子。三个义项在释义性的语言词典中统属一个词目，《词林》则作为三个收词单位，归入三个词群之内。

词义的划分有些方面比释义性词典更细致，如“黢黑”一般作单义词，解释为“很黑；很暗”，《词林》则把“黑”与“暗”作两个收词

单位处理。但是，也存在相反的情况，如“总理”一词可有三个义项：一为“我国国务院领导人的名称”；二为“某些国家政府首脑的名称”；三为“某些政党领导人的名称”。而《词林》只能作“领导人”这样一个笼统的意义来收入。

有些成语的结构由于词序颠倒，含义发生变化。如“倾盆大雨”表明的是大雨，而“大雨倾盆”则表明下雨的状态，《词林》对此作两个收词单位归入不同词群。

由于语义的分类关系错综复杂，有些类别相互渗透、交织在一起，难于绝对划分，因此，部分词的类别只能是相对的。例如第二大类(物)的一个中类“建筑物”与第三大类(时间与空间)的“空间”就有交叉，因为建筑物也占有一定的空间。《词林》是以是否须由人力建筑为划分“建筑物”与“空间”的界线，如“水路”“旱路”列入“空间”类，而“公路”“铁路”则列入“建筑物”类。又如第五大类(特征)中的两个中类“表象”与“性质”以能否感知的原则来划分。前者一般能以感觉器官觉察出来，有的还可用仪表测定，如“冷”“热”等；后者表示的特征比较抽象，一般通过思维才能体会，如“伟大”“渺小”等。

有的大类下的中类是根据题材划分的，如第二大类(物)中分成“植物”“动物”“微生物”“材料”“建筑物”“机具”“用品”“衣物”“食品、药品、毒品”……等十八个中类，八大类(活动)分“政治活动”“军事活动”“行政管理”“生产”……等十四个中类。但是，也并不是把属于某个题材的所有词语都包括在一个中类之内。如“开学”从题材上看，属教学活动，但它含有“开始”义，如果将有关教学的词语都集中在“教学活动”里，反而会显得杂乱臃肿，并有大量跨类重复现象。因此我们将“开学”列入“开始”这一词群，同一词群中尚有“开工”、“开市”、“开航”、“开演”等。

同一词群中的词语以下列三原则来分段：一、词义的细微差

别；二、修辞色彩与使用范围的不同；三、词语结构的差异。其中第一个是主要的。

《词林》除收同义词之外，还收了同类词。同类词指词义上属同一范畴的词语。选收同类词是从写作者的创作和翻译实际需要考虑的。如“灯”中即收有“宫灯”“花灯”“龙灯”“马灯”等几十个同类词。有些同类词是成套的，其中有的词另有同义词，除在同义词群中收进之外，同类词中再重复出现，以保持成套的完整性。如“节气”中“立春”“清明”“夏至”“冬至”等都各有相应的同义词，但仍保存在同类词中。同类词也按词义的各种特点分成若干小段。

《词林》对所收词语未作解释。因为这本词典本身就是按词义分类编排的，词语的基本意义已见其各自的标题词。至于同义词的辨异工作则属另一类词书的任务了。读者在使用此书时请根据自己的写作需要选择词语。

编纂汉语类义词典是我们的一个尝试。错误与缺点在所难免。如本文开头所说，我们只是希望《词林》能对读者的写作、翻译与教学有所帮助，并希望能对汉语词义的研究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。

在编纂过程中，我们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，我院各级领导都给予我们很大鼓励。张草纫与孙全洲两位同志通阅了全稿，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见。王德春同志从语言学理论上经常给我们帮助。曹炳森同志长期为《词林》编写原稿。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编 者

于上海外国语学院

凡例

收词

一、本书收词近七万，以现代汉语语词为主，包括词、词组、成语及少量俗语。此外还收录一些词素和方言词、古语词、专科词。

二、本书是提供读者一个同义词词语仓库，以便写作及翻译时从中选择词语。每一组词均表示同一基本意义，以一个最常用词作为标题。如标题词“稳重”之下收录下列同义词：

稳重 稳健 沉稳 把稳 持重 庄重 凝重 庄严
端庄 端详 安详 安稳 老成持重 不苟言笑 四平八稳
宠辱不惊

三、本书所收之词除同义词外，还收录相当数量的同类词。同类词是指与某词群属于一个词义范畴而又未见同义现象的词。有些词的同类词范围很广，本书选收常用而表现力强的。如“朋友”之下收录下列同类词：

平交 点头之交 一面之交 文字之交
畏友 面友 损友 酒肉朋友
战友 盟友 破友 棋友 酒友

编排

四、所收词语全部按词义分类编排，一组同义词编为一个词群。全书分 12 大类、94 中类、1428 小类，共 3925 个词群，每一词群以一最常用词为标题词。大类编号为大写拉丁字母（如 A），中类编号加小写拉丁字母（如 Aa），小类编号加写阿拉伯数字（如 Aa06）。

五、有些标题词是总括性名词，如“内脏”，其中除收入该词的

同义词之外，还收入同义现象较少的内脏名称，如肝、脾等，而同义现象较多的内脏名称如心、肺等，则分出另立标题。有些标题词属非固定词组，如“体育用品”、“医疗防护器材”等，因其无同义现象，故只作标题，正文中不再出现该词组。

六、同一词群中词语排列原则是：1. 现代词在前，古语词在后；2. 规范词在前，方言词在后；3. 常用词在前，冷僻词在后。

七、同一标题词下的同义词按词的修辞色彩和使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，分段排列。各个词群之间以空行间隔。

八、对一些难用的词或容易引起误解的多义词，配以少量的用例。用例置圆括号内，如：恢廓(襟怀～)。

九、对一些难懂的古语词举书证为例。书证注明作者名或书篇名。如：渠依(问～：神州毕竟，几番离合？〈宋·辛弃疾词〉)；公等(～录录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《史记》)。

注 音

十、部分多音字和冷僻字加注汉语拼音。

符 号

十一、六角括号〔 〕表示该词语可增加一字，如〔老〕古董；圆括号()表示此字可与其前字互换，如“风中之(残)烛”；尖括号〈 〉表示作者名；书名号《 》表示引用的书名；双星号 ** 表示同类词。

索 引

十二、正文后编有常用词索引近四万条，按首字汉语拼音音节顺序排列，多音词按字数多少排列。

十三、索引中的全部词语都标明类别编号，以便查阅正文。

郭绍虞先生序

请容许我先谈一谈题外文章——放肆地谈一谈。中国以前讲修辞问题的相当早，而讲文法（语法）问题的却相当少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原因？即使有些人谈到文法了，却又与作文法相混，那依旧结合到修辞问题，还是不能称为纯粹的文法学（语法学）。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如西洋人吗？我却没有这样的民族自卑感。我们的祖先在一无依傍的环境里能创造出全世界最早最古的文字、文学与其文化；而在鸦片战争之后，又觉得事事不如人。那时的洋务派，就是一些典型人物，思想新了，行动却有些反动了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应当好些了，但军阀弄权，都以洋人为后台。五四运动以后，新军阀又带来了人民的灾难。直到全国解放，人民抬头，方才打消了一些民族自卑感。所以我对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这两句话是这样理解的：不是要做一个埋头在故纸堆中的人物，而是必须认识现时代的真精神，才能使古为今用。同时，要看看国情，要顾到中国的民族性，要维护中国的固有文化，才能使洋为中用。必须这样看问题，认识问题，才能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。

在以前，有些成就的，倒在北方的几个学者，不声不响地各自创造了自己的一套体例。讲修辞的自唐钱的修辞格以来，都偏于辞格一边。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高下之分。但以辞格为中心，则都是一样的。只有杨遇夫的中国修辞学倒有一些中国气味，但一般人并不加以重视，这不能不说是多少带一些崇洋所致。古人不

是没有文法知识，古人所谓“辞例”实际上即是文法问题，不过不称为文法，所以可附在修辞之内，不必别立名目而已。为什么不必别立一目？有好几个原因：一、汉语是义符文字，没有语尾变化；二、汉语以名词为中心，与西语以动词为中心，二者重点不同。所以注意的方向也不会相同，这是关键性问题；三、汉语的词、语和句，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构造方法都是一致的，这是汉语的最大最明显的一个特征，是汉语的文法可以包赅在修辞范围内一个主要原因。对于外国的东西，“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引进一些外来知识，在现代学术研究上，还是有它的需要和作用的。只要分别主次，求其为中国和为今日而已。

于是，再谈修辞学的问题。中国古代从《易经·文言》提出“修辞立其诚”之语，那末，修辞方面应当有些突出的成就了。可是，茫茫千载，以修辞名书的只有王構的《修辞鉴衡》一种，此外如陈驥的《文则》，陈绎曾的《文说》等，其性质虽接近于修辞，但以“文”名书，那就多少和《文心雕龙》一样，只看作是学文之助，失掉了修辞学的独立性质了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？这不能不怪孔老夫子在开始提出修辞时就强调“立其诚”三字，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，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”，更把修辞与忠信连在一起解了。所以朱熹注的《周易本义》谓“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；修辞，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。虽有忠信之心，然非修辞立诚，则无以居之。”《文文山全集》所载《西涧书院释菜讲义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，讲得很透彻。这点一般修辞学书中都没有提到，特为介绍以作参考。

这也是中西人士对于修辞所持的不同态度。唐钺的《修辞格》是一本最早讲修辞的书，他分为：一、根于比较的修辞格；二、根于联想的修辞格；三、根于想象的修辞格；四、根于曲折的修辞格；五、根于复杂的修辞格。这就比较侧重在心理学上的理论，超过了

偏重伦理学的倾向，所以这本修辞学格就有它的独立性，不再把它附属于伦理学的范围之内了。这是一个进步，可惜一般人又走上了另一个偏向，就是只知道辞格，反而舍本逐末，忘掉了修辞本身的学术性与实用性了。

因此，我们对语法修辞这两种不同学科偏偏要讲一些结合之论。假使讲语法而不结合修辞，那末，语法不免太简单了；反之，如果讲修辞而不结合语法，那末回文、离合诸体不是不巧妙，但学了有什么用处！因此，这结合论，不是凭空摸索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。现在，我又感到语法修辞所以会结合的原因，还是在于造词的关系。古人看到造词、造语与造句的一致关系。所以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篇说“句之清英，字不妄也”。他所谓字，即现时人所谓词。造词和造语、造句之法都相一致，这就说明初学不必在文法上下工夫，只须在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这种读本入手，反而容易启蒙的原因。因此古入学文在于记住字和词的用法，这才是一个真正难关。西人学中文的往往觉得中国词汇之丰富为世界第一。这话说得对，可惜没有进一步说明它所以致此的原因。学中文的可以不必从文法入手，但是不能不从这些繁多的词汇入手，记牢一些常用的词汇。西洋人学中文有时闹出笑话，往往不在文法方面，而多在用词不当方面。

这样，我对梅家驹、竺一鸣、高蕴琦、殷鸿翔等四位同志所编的《同义词词林》所以特别赞赏，其原因也可以完全明白了。这一类词书，看似不讲文法和修辞，但把汉语的文法修辞两种学科，都包赅在内，经过这具体训练，比学语法修辞要好得多，因为就实用的意义讲，确实比空谈语法修辞之学者要实际。当然，我不会否认语法修辞之科的作用的，只是说有了此书可以使语法修辞二科获得更大的收获。这部《同义词词林》既是借鉴于国外，也是在继承古人文造句方法中创造的新成绩。清初诸帝要满人学习一些汉文

知识，于是在康熙字典外再编定两部规模较大的词书，一部是《佩文韵府》，以末一字的韵为主，分韵编纂，便于作诗者之用；又一部是《骈字类编》，以词的第一字为主，分类编纂，便于作文检查之用。这两部词书不仅有利于作文作诗之用，而且有利于满人学汉语之用。我认为这种方法虽笨，如果真要学到一些而能有成就的，恐怕借助于这种方法的要切实得多。

中国的词汇以语言的特殊化而促进了它的丰富，但是这丰富的词汇又反过来帮助人们自然学会文法修辞的知识，加强了学习文法修辞的灵活运用。

前人的词书尚且能起这些积极的作用，何况《同义词词林》是运用新的方法科学分类所编成的呢？

我祝贺此书在语法修辞上的新贡献！

郭绍虞

一九八二年七月